



父亲是我人生的灯塔

□徐 洪

三年前，我在约翰内斯堡听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便立即订了机票，取道埃塞俄比亚，星夜兼程赶回如皋。回到家，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了。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成了我无可弥补的遗憾。

一晃三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如果要用两个字形形容父亲，那就是“老实”。父亲不善言辞，大多数时候都沉默寡言。因此，我小时候跟父亲交流是很少的。

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那年我才9岁。父亲白天在田间劳作，脏活累活都干，跟农民并无二样。可到了晚上，父亲就过上从前的业余生活。他吹口琴、吹笛子，还教我们下象棋。许多年以后，我曾代表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参加南京市建邺区象棋比赛，在高手如云的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这完全得益于父亲的启蒙教育。

在农村的那段日子，父亲的工资被停发了，光靠母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很是窘迫。好在父亲多才多艺，他会画人像，还帮人家做婚床木雕，挣了一些钱贴补家用，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1973年父亲被分配到中学任教。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他教美术、语文，校园内几乎所有的大幅标语和宣传画都出自父亲之手。坐落在白蒲中学

校园内的那座著名的唐代法宝寺大雄宝殿正面墙上的巨幅迎客松国画，就是父亲的杰作。只可惜这座古寺后来被迁建镇北头去了。

父亲不过是通中毕业的初中生，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却很深，而且英语、日语也都不错。上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放假回家他居然考我英语，弄得我目瞪口呆。我虽是工科生，但人文知识却是相当过硬的，这也得益于父亲早期的教诲。父亲上过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古语张口就来，比如“过犹不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对我们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不惑之年事业渐入佳境，被评为省电力公司首批高级专家，后来又陆续被评（聘）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力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在我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父亲对党充满了感情，对祖国充满热爱，他们老一辈对党和国家的这种深情厚爱是年轻人不容易理解的。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曙光，他是建国后如皋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母亲从如皋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那时候如

皋图书馆就在水绘园里，环境优美。他们在工作中相识、相知、相爱，成为终身伴侣。1956年五一节，《如皋大众报》复刊时，父亲奉调任报社美术编辑。1961年10月报社停刊，父亲被调到如皋县有线广播站任编辑。

父亲离休后，过得很充实。他弹琴、画画、写作、下棋，把自己发表的作品编辑成册，送给子女和亲友。父亲木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炙热的心。有一回，父亲在南京朝天宫淘到一本旧书，里面有他上世纪50年代在扬州参加苏北美协代表大会的合影照片，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父亲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母亲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而他把对母亲的爱都倾注在文字中，发表了多篇文章，情真意切地叙述了与母亲爱恋的故事。

据说，父亲临终前忽然哼唱起一首歌谣：渔翁乐陶然，驾小船。身上蓑衣穿，手持钓鱼杆，船头站……我考证了一下，这是上世纪30年代流行的儿歌《渔翁乐》，曲调清新和谐，易懂易唱。歌词清平欢快，一派田园山水，渔歌唱晚，好不自在逍遥。父亲去世前哼唱这首他童年时学唱的儿歌，可见这首歌在他的心里播下了一片乐观向上、淡泊自然的种子。父亲喜鹤西去，在极乐世界乐陶陶地去过飘然物外的生活了。

父亲的骨灰安葬在如皋烈士陵园公墓，周围有很多他的故居。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回如皋，到烈士陵园祭奠父亲，父亲永远是我人生的灯塔。

“城南庄”记事

□张宏元

和战友股光松一起吃晚饭时，我说能否借辆车，我自己开，到阜平城南庄去看看，他说没问题。他又担心我路不熟，干脆让司机小宋负责。说好第二天一早出发，小宋准时来接我。小宋说现在新建了一条高速，从西柏坡穿过去，只有120公里路程。

以前常去西柏坡玩，在部队时曾随军干休所去过一次，那时路况坑洼，不好开，印象也很模糊。部队时常聚会，活动主要地点放在西柏坡，去过很多次。到西柏坡的目的，就是不忘初心。每次去，人山人海，尤其石家庄附近的部队聚会，都会首选去西柏坡。有一次我们还遇到中央警卫团和福建驻军部队从遥远的地方赶来革命圣地参观、学习。

西柏坡的原址在岗南水库底。1958年为了修建岗南水库，迁至现址，所有景观为一比一比例复制。所以我们去的西柏坡为复制品。

在党中央到达西柏坡之前，即1948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米脂转移到河北阜平城南庄，驻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由于叛徒出卖，敌机轮番对城南庄进行轰炸，1948年5月1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在院内散步，此时敌人得到情报，敌机呼啸而来，在城南庄上空投弹，企图破坏并消灭我中央机关。此时一颗炮弹正落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院内，离毛主席咫尺之距，炮弹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此弹是一颗哑弹。毛主席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迅速进入后山的防空洞。党中央安排毛主席住到离城南庄5公里的花山村，也就是现在的毛泽东花山旧居。花山村门前是一条小河，山村依河而居，为了保密，毛主席乔装打扮，住在老百姓家中。平地里，村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在院中散步，偶尔也到石磨盘边和村民聊天，了解百姓疾苦，直到9天

后，随中央机关驻扎西柏坡。这段历史曾收入中小学课本里。

新修的高速路况很好，几乎没有车流。城南庄在太行山北麓，翻过太行山，南边就是西柏坡。下了高速，沿乡村公路一直开下去，有几处交叉指示不明显，问了行人，几处拐弯抹角，进得城南庄。原城南庄是一个村庄，现在变成了一个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就在镇边上。后面是一座山，山前面是小院原址，小院前面是新造的纪念馆，分为两个展厅，展示晋察冀八路军抗战的英雄事迹和毛主席领导中央机关在这里如何带领群众夺取最后革命胜利的图片展览。很多实物非常珍贵。穿过展厅，就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小院，有五排房，第二排房中间通道边上有一木牌，上面标明落下哑弹的原址。下方落弹处有一小坑。最北边一排是毛泽东和聂荣臻元帅等领导的住处，房前两根木柱上有多处弹孔，原汁原味，已用玻璃维护。前面几处房是中央机关领导和警卫部门的住房，还有作战指挥所和会议室，虽简陋，但能代表当时中央机关艰苦朴素状况。春寒料峭，光秃秃的树枝正在孕育新芽。后排小院东侧有一便门，直通后山，后山上有防空洞，沿小路走过便是当年毛泽东被警卫人员保护上后山防空洞的小道，为保原貌，一直没有修整，还能找到1948年那个战争年代的感觉。进了防空洞，里面很大，全山几乎成了防空掩体，防空洞四通八达，纵横交错。走着走着到达山顶，山不高，土石结合，城南庄尽收眼底。感慨当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敌人展开激烈武装斗争的艰难和不易，我们后人更要珍惜如今的幸福，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教育意义非凡。

回程中本想去毛泽东花山旧居看看，因路况不熟，又近中午，无奈只好风驰电掣地赶回石家庄吃午饭。

话说五月节

□沈百峰

问君可知五月多少节？根据笔者的记忆和搜集整理，5月有27个重要纪念日或活动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地工人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经过斗争，取得胜利。1889年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决定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简称“五一”节。

“五四”青年节。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为了使青年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革命传统，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精神成了指引中国青年前进的灯塔。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的第14次学习会上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

5月8日则为四个事件的纪念日，首先是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的纪念日，纪念这一日子的不仅仅是战败德国人民的人民，还有广大战胜国的人民，因为他们都为那场由法西斯挑起的世界大战付出了惨痛代价。

这天还是“世界微笑日”。这是由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在1948年确立唯一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另外，5月8日这一天还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和“世界红十字日”。

5月10日是“中国品牌日”和“5·10思廉日”。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和“中国防震减灾日”，这一天有无数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的故事。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感恩母亲节”，也称“母亲节”。

5月15日是“碘缺乏疾病防治日”和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还是“国际家庭日”。家庭是社会细胞的“基本细胞”。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家庭数目急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离婚率普遍上升、人口老化问题日趋严重，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发生变化，这些家庭问题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

当我在一本小说里读到“我没多少清晰的记忆，恰好每个片段都有你。时光像琥珀，凝结在一起，光阴分不出前后顺序”，便想起了如师附小。

2019年，是我小学毕业的第十个年头，小学时光俨然离我越来越远，生活里依旧处处存在它的痕迹：书架上摆着的百年校庆纪念铜牌，柜子里整整齐齐码着的作文本，偶然翻出的一叠奖状，经常路过的学宫路。点点滴滴，都好似附小在时光隧道的那头向我招手，不言不语，只是微笑。旧时光真是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你拿来怀念，拿来遗憾，拿来讴歌，拿来痛斥，却没法重来。这十年里我也曾经无数次设想，要是能回到小学时候有多好。它在我生命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为未来的学习打下了最为重要的基础，而且影响了我的思维模式与价值选择。附小，是我的生活领路人，也是精神避风港。

把日历翻回2003年9月，梳童花头的小姑娘被妈妈领着第一次踏进附小校园。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因为从那一刻起，我就拥有了新的身份——如师附小一（3）班学生，缤纷多彩的校园生活正式拉开了帷幕，许多有趣且美好的事物交织在一起，把六年时间填得满满当当。

毕业之后，几年前夏天我偶然一次机会再进校园，变化大得让我有些不敢认。那天正值傍晚，我坐在新操场跑道上看着夕阳给如茵的绿草晕上温柔的红光，有过一瞬间的恍惚。但当我把头望向数次大成殿，它还是那么静默威严，我又觉得一切都还没有变，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殿前那一对石龟，表面遭受风吹日晒，摸在手心里冰凉而光滑，小伙伴爬上去开心的笑声犹在耳畔；秋天殿旁医务室门前满地的银杏，金黄在小道上如星地点缀开来，在空中微晃、轻颤，那般安逸，怎么都看不够的风景；殿后那几株出现在我初中作文里的桂树，芬芳了求真楼里六年级的我们，迷离、恬淡又舒适，混合着全班清脆的朗诵“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回忆起这些，我的嘴角忍不住地上扬，一帧帧画面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光是回忆就足够快乐，这是大成殿替我守护的快乐。

从操场起身悠悠然走进教学楼，隔着玻璃注视着里面排列整齐的桌椅，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教室里坐满同学上课的情景。我们班没有换过班主任，周小艳老师陪伴我们整整六年，我们班的孩子想必没让她省心，但我总能看到她温暖的笑容。她声音不算大，很温柔，镜片背后和善的目光，让一贯怕老师的我也乐于和她对视。我当过三年班长，细想或许有些工作不到位甚至给老师添麻烦的情况，周老师对我非常耐心，最大限度地包容并鼓励着她的小助手，在背后默默地看我成长。她也毫不吝啬对我的夸奖，每年成绩报告单上的评语都让我喜上眉梢，得意洋洋地拿回家给爸妈看。到了周六同学们一起参加春蕾文学社，举办各种趣味小活动，吹鸡毛、踩花生、缝纽扣、煎荷包蛋，玩得不亦乐乎。活动结束后写作文，我很喜欢老师给我的批注，她的字和人一样秀气，作文本我一直收在家里，舍不得扔掉。周老师也肯定我小学的文笔，会在班上念我的作文和平时的摘抄，这极大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毕竟我不愿意让老师失望。后来的学习里没在作文方面吃什么大亏，要感谢老师当时给我打下的基础。年幼时不曾发觉，随着年纪增长愈发意识到遇见一位好老师的可贵，像涸辙细无声的春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值得尊敬。

又一次和附小告别，重走熟悉的西路。河南席殊书屋、校园天地老板们记得我，露出和蔼的笑容。不过路上没了五毛钱两片的米饼和悠扬的《扬子晚报》叫卖声，闹桥口的珍珠岛几经易主，最后也换了店铺。十年前从附小毕业只是一个开始，十年里我经历过好多次告别，如今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再怎么恋旧，小学那段时光也已真真切切地一去不返。可站在学宫路上，冥冥之中又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仅仅普通的一次放学，照旧在烟草公司门口等一等，家人就会接我回家写作业去。

最后，谨以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段献给我在附小的美好岁月：“我们徒然回到我们曾经喜爱的地方，我们绝不可能重睹它们，因为它们不是位于空间中，而是处在时间里，因为重游旧地的人，不再是那个曾以自己的热情，装点那个地方的儿童或少年。”

我不再是少年，但附小里永远都有少年。

读书真好

□石征祥

受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外出办事或休闲娱乐，我都会随身带着一本书，一有空就翻上几页。无论有多寂寞，只要有书在手就足够了，再漫长的时间我都不怕，一直到现在老了，也仍然痴心不改，因为读书真好。

我家祖祖辈辈都不识字，吃了许多的苦。因为那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想读书，真是白日做梦，但仍然不断奋斗着。我的祖父去世前对我父亲说的最后一句就是：“有了条件就要让孩子读书。”我父亲没有忘记祖父的教诲，结婚时，尽管只有床大的一只木棚，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但仍然坚持着让我们上学读书，当然，更主要的是国家为我们穷人减免了学费。

从我记事起，耳边听得最多的教诲就是：只有读好书，穷人有出路。加之，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只有读好书，才能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这些来自家庭和教育的教诲，让我不知不觉爱上了读书。

我上学时，几乎没有课外作业，回家都以干农活为主，因为太穷，要想看看课外书，那是一种奢望。偶尔看到别的小朋友有小人书看，心里羡慕死了，也会和大家一起凑上去看上几眼，那时笑说“闻闻项皮”，还千方百计讨好人家。后来，有时偶尔也能借到一本书，在人家规定的时间内，我会反复阅读，时间一到就还给人家，因为我讲信用，往往借书也不太难，只是那时的书太少了。

到了初中，我就和同学联合起来看，当我借到一本书，人家规定我8天归还，我就只用4天时间看完，留4天给我的同学看，我的同学也同样让一半时间给我读。有时为了赶时间，就夜里读，有好多次甚至读到深夜。到了高中，有更多的书读了，再也不用“闻闻项皮”了，有时来不及，就用手电在被子里读，有时上课也偷偷地放在抽屉里读。平时上街办事，新华书店是我必去的地方，为了凑钱买书，我会抽时间挖野菜、摘桑葚。我

不善言谈，也就不喜欢和别人谈天说地。我自费订阅了《老年周报》《中国老年报》《中国老年》杂志等，每篇都认真阅读并记笔记。为了更好地读书，我还上了老年大学，读各种没有读过的书，学过去没能学到的知识，不断填补空白，并和老年大学的兄弟姐妹们一切切磋交流。我还拿起笔向报社投稿，短短一年多时间，我就有近20篇文章见了报。

法国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著名女作家杨绛先生说：“读书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心仪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啊！读书真好！人到老年，有学有为，个中欢乐，有滋有味，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明天的幸福就藏在今天的读书里。我只要眼睛还能看得见，就会一直读下去。

永远少年

□黄雪桐

如皋高新区实验初中的前世今生

□杨兆成

如皋市东南隅的高新区实验初中，其发展历程正好走完了一个“甲子”，抚今追昔，怀古的思绪涌上心头……我拿起纸笔，光阴倒转，中学发展的故事还没有走远。

中学的前身创办于1958年，名叫桃园农中，首任校长李炳元是一位退役军人，学校开办初期，由二十几个学生发展到两个班级五十多人，老师只有三个姓李的高中回乡青年，俗称“四季”农中。教学设备极为简陋，几间草房，学桌用木板搭建，教学活动主要是“学农”，课堂大部分设在农田地边，“农中、农中，三年一上，回去劳动”成为有些人口头禅，主要为当地农村培养了一些农技人才和有知识的劳动者。

经过20年的风雨兼程，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学校总算越办越有生气，也为农家子弟走向军营、投身工厂、回归农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校园，原先的农中变身为民办中学，学校规模变大了，师生人数增多了。1975年，当地改写了没有高中的历史，学制设为二年，学校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笔者是一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从代课教师，到小学校长，后来被提拔到桃园民

中当上了首任完中校长，和广大师生携手前行的日日夜夜，送走了五届高中毕业生，为国家和当地社会成就了学生们就业升学的人生梦想。追忆到改革开放前夕，学校校舍严重缺乏，教室不但是草房，还有危房，教学设备寥寥无几，学生的理、化、生实验连教师的演示都不周全，更谈不上学生动手，教师单凭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根教鞭在驾驭教学；生活设施更为简单，烧饭用风箱吹火，锅盖用瓷盆代替；师资力量更是薄弱，小学教师和代课老师唱主角；教学活动相当一部分时间去“三学”（学工、学农、学军），高中二年下来，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屈指可数。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教育改革的深入，中学教育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83年，桃园民中转为公办初中，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大踏步地走上了较为正轨化道路，学校消灭了危房，建起了实验室，有了一栋教学楼，建起了晴雨煤渣操场，学生开始有了寄宿条件；教学质量不断跃升。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笔者成为了“一办管四中心”（中心初中、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成人教育中心）的掌门人，教办主任和初中校长一肩挑，为经济社会服务和输送人才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中学不但有了教学楼，还有实验楼和学生生活楼，1989年高标准地迎接了上级“一无两有”的验收，群众的口碑不断向好。

时间流转到2000年，原桃园乡和马塘乡合并，学校易名为桃园镇初中，中学的办学条件从硬件到软件又上一层楼，向教育现代化迈出了更大步伐，师资队伍不断优化，生源数量不断充盈，教学质量再度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攀升。

到了2016年，乡镇区划再一次调整，原来的桃园初中告别了历史，易地建起了如皋高新区实验初中，各方面条件尤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不但教学设施上了档次，教学质量跻身于如皋初中行列的第一方阵，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基本武装到位，各项教学比武、师生活动更是越办越到位。